

渭南文集卷第一

山陰陸

綫裝書局

表

天申節賀表

宋集珍本叢刊

任繼愈署簽



第五十八册

靈承于上帝臣方馳使傳阻屬朝班堂聯表

化國之日舒以長運建塔下餘之盛天子有父
尊之至心均萬壽一即昌期度申壽祝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系列

宋集珍本叢刊

第五十八册

任繼愈署簽



綏裝書局 中國、北京二〇〇四年

第五十八冊目錄

晦菴先生文集(續) 朱熹……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九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王子合 遇

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雲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伯恭奉祠已久亦每談志行之美也所論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惟學為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間恐其勞而無補也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晦菴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一

宋集珍
本叢刊

答王子合

向來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易傳云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未覩其旨近思得之敢質於先生遇謂天地之心生生不已太極一動二氣運行互為其根蓋未嘗或息非可以動靜言也其曰動之端云者指流行之體示之即生物之原者也近書云天只是以生為道天地之心固在於生物然於生處觀之則偏於動而不知動之所以然非指其端無以見生生之理也在人則隱隱之心是也乍見孺子將入井必有怵惕惻隱

此心不遠於此察之庶可見於此心雖非心之本體然始發見在是故推此心則廓乎天地之間無所不愛人惟汨於欲而不知復則是心泯然不見猶窮陰沍蔽萬物歸於生生之理雖未嘗或息何自見之一陽微動注意油然而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在學者工夫則平日涵養語默作止須要識得端倪則心體昭然可默識矣故伊川云善學者不若於已發之際觀之觀於已發識其未發克己不已一旦復之則造次顯

沛皆見此心之妙始可以言仁矣

晦菴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二

宋集珍
本叢刊

所喻復見天地心之說甚善然此須通動靜陰陽善惡觀之見得各是一理而此意無所不通始盡其曲折耳學者工夫則只如耳得所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其說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却是添却一事也鄙見如此或恐未然更告論及子晦相見煩致意未及奉書歐陽慶嗣書云甚賴切磨之益想必有至論也

答王子合

所喻思慮不一習次疑滯此二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以彼者不則繫於此

者不解而自釋矣

答王子合

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
以病其死惟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
簣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
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
未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簣季孫安得
賜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之能
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亦善但謂曾子辭季
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爲

晦菴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三

宋集珍
本叢刊

已甚而黽勉以受其賜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
而非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毫
不正則有累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爲
必將死而後始爲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
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
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
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
切要處只在此毫釐頭刻之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爲
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爲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
也況善吾生乃所以

善吾死豈有平時黽勉苟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計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即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矣然就二說論之謂受簣合禮者但失之輕易粗略考之不精而謂黽勉周旋者其巧曲支離所以爲心術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要當推類究索按本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賢之學也鄙見如此幸復相與考之再
以見喻

晦菴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四

宋集珍
本叢刊

答王子合

昨承問及復卦之說如所論固善然亦有說蓋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且如人方窮物欲豈可便謂其間天理元不間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程夫子所謂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此語最爲完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無者若善惡則有其妄之分人當克彼以復此然後可耳至所謂可識心百則終覺有病蓋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爲

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感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也曾子受季孫之賜無可緣飾只得做不是所以後來須要易了方死只如此看多少直截若謂因仍習俗非曾子之爲然則向所謂龜勉周旋者又豈得爲曾子之爲邪要之一等是錯了不若只如此看猶不失爲仁者易辭之過也如何如何

答王子合

所問禮文曲折此在經訓甚明但今世人情有不能行者且依溫公誓儀之說亦不爲無據也

晦菴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五

宋集珍本叢刊

然今日月已久計已如此行之矣家祭一節烹項居喪不曾行但至時節略具飯食墨衰入廟酌酒瞻拜而已然亦卒哭後方如此前此無衣服可入廟也今服其喪未葬亦不敢行祭非略之乃謹之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王子合

前書所論實地功夫者甚善但常有此意時復提撕勿令墜墮乃佳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惰自放倒耳真不可以不戒至於出門有礙之說則似未然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

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總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

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今書所論中庸大旨蓋多得之但言其上下察也其者指道體而言察者昭著之義言道體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楊之意似皆以爲觀察之察若如其言則此其字應是指人而言不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呂氏以夫婦所知所能爲費聖人所不知不能爲隱此爲用橫渠說而異乎伊川者

晦菴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六

宋集珍本叢刊

然伊川亦不說著費隱二字如何分畫但想其意不如此耳天地閉爲不恕一語雖有病大患取象是如此如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無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爲君子而無一小人也豈相病哉其鬼不神是老子語謝所引正與其語錄相表裏不知如何見得優劣處恐不必如此分別也更類詳論二十七章說則所分畫似全未是恐更當章句之說考之乾知太始說者多爲王宰之論若微妙而反粗淺蓋若如此則乾與太始各

辨而以此一物管彼一物如今言某官知某州事也故伊川先生只以當字釋之則其言雖若淺近却無二物之嫌意自渾全也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它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緣自章首尚綱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其當別為一義與詩不同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由內以達外也宗廟南向堂室皆南向但室戶在室南壁之東偏而南向牖在室南壁之西偏而南向故以室西南隅為雙而為尊者之居所謂宗室牖下也既以西南為

晦菴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七

宋集珍
本義刊

尊者之位則室中之位固以東鄉為尊矣非謂廟東鄉而太祖東向也然亦非獨太祖也凡廟皆南鄉而本廟之主在其廟室中皆東鄉但祫祭於太廟之時則獨太祖不易其位而羣廟之主合食於前者皆南鄉北鄉以叙昭穆耳禘祭於太廟則又以所出之帝為東鄉而太祖反居南鄉為配位也通典開元禮釋奠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乃古禮也堂上之位則以南向為尊如儀禮鄉飲酒賓席牖前南向今沈存中說祭禮朝踐於堂亦以南向為尊而政和新儀亦有是說但未見所據之本文又秦漢間廣武君王陵母

皆云東向坐田蚡傳亦云自坐東鄉而坐其兄南鄉此則不知其為室中為堂上但猶以東鄉為尊則可見矣

答王子合

游紙所論甚悉但如此講論愈覺支離勢須異時面見口講指畫乃可究其底蘊今且當就理義分明處理會令徑路滑熟庶於上達處有可漸進之階耳祭禮廟室西上證據甚多但通典注中有夫人之主處右之說而賈瓊祭儀又云夫人版皆設於府君之左韓魏公祭圖亦以妣位居考之東詳此廟室既以西為上則不應考東而妣西恐通典

晦菴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八

宋集珍
本義刊

或字誤耳此古雖不統本亦多詳誤孝子之稱據禮亦有如此通稱者如云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之類但今當各以其屬書之似為穩當耳

答王子合

丁未十二月二十五日

謝氏致生致死之說亦是且借此字以明當祭與不當祭之意致生之者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也致死之者如絕地天通廢撤淫祀之類是也若於所當祭者疑其有又疑其無則誠意不至矣是不得不致生之也於所不當祭者疑其無又疑其有則不能無恐懼畏怯矣是不致死之

也此意與擅弓論明器處自不相害如鬼神二字或以一氣消息而言或以二氣陰陽而言說處雖不同然其理則一而已矣以爲神便是致生之以爲不神便是致死之然此兩句獨看却有病須連上文看可與不可兩字方見道理實處不是私意造作若不然即是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之說矣其它未暇詳論蓋成伯告歸甚迫故且附此餘俟來春相見面論大率尊德性一條章句似已詳備更熟玩之自見功夫分別處日用間常切提撕者實下手方見得力處若只解說無有了期不濟

事也

答王子合

細看前書諸說謝氏之言大槩得之若以本文上下考之即誠不免有病乃若其意則所謂致生之者即是人以為神致死之者即是人以為不神之意耳天神地示人鬼只是一理亦只是一氣中庸所云未嘗分別人鬼不在內也人鬼固是終歸於盡然誠意所格便如在其上下左右豈可謂祀典所載不謂是耶奇怪不測皆人心自爲之固是如此然亦須辨得是合有合無若都不分別則又只

晦菴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九

宋集珍
本叢刊

是一切唯心造之說而古今小說所載鬼怪事寫有實矣此又不可不察也

答王子合 五月十七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又言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秋冬夏元亨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冬則何以爲元就此看之又自有先後也又如克己復禮然後可以爲仁固不可謂前此無仁然必由靜而後動也惟精

晦菴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十

宋集珍
本叢刊

惟一而後可以執中固不可謂前此無中然亦由靜而後動也舉此類而推之反復循環無非至理但着從甚處說起則當處便自有先後也

性之善猶水之下此善字却是就人物稟受以後而言據其發用之初對其成就之極又自爲陰陽也念念相連事事相續無頃刻不如此大意亦與前段相似細推之可見來喻所引乃舊本後來思之不能又生支節轉費分踈故嘗削去然今得子合如此商量却好不然則此意終不分明也
愛人利物等語亦不甚精後已刪去矣仁字頗具

就一事上見統體之全。就統體處見一事之實。方始活絡無滯礙處。

此段甚好。如云氣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終為主。此即所謂妙合也。又云自其生化之所自出而言。故曰妙合。此句却不甚親切。

鬼神第一段甚好。

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爲陰而氣爲陽。故魄爲鬼而魂爲神。以運言之。則消爲陰而息爲陽。故神爲神而歸爲鬼。然鬼性動。

晦菴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十一

宋集珍
本業刊

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爲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鬼也。而必以魄爲主。則亦初無二理矣。

幽滯之魄終歸於盡。以此論。伯有爲厲之事。則可矣。然亦須兼鬼魄而言。不可專指幽陰也。若論鬼魄之正。則便只是陰陽元非它物。若天地之陰陽無窮。則人物之鬼魄無盡。所以誠意所格有感必通。尤不得專以陰滯未散終歸於盡爲說矣。

六博直卿看過有疑處。已貼在內。可詳之。但知止則止。字爲重言。知其所當止也。知至則知。字爲重

言。其知識到極處也。今日格物致知。格是極。乎知之。至其地位固如此。然其文意不同。亦不可以不察。

答王子合

陰陽之氣相勝而不能相無。其爲善惡之象。則異乎此。蓋以氣言。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本固並立。而無先後之序。善惡之分也。若以善惡之象而言。則人之性本獨有善而無惡。其爲學亦欲去惡而全善。不復得以不能相無者而爲言矣。今以陰陽爲善惡之象。而又曰不能相無。故必曰小人日爲不善。而善心未嘗不間見。以爲陰不能無陽之

晦菴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十二

宋集珍
本業刊

證。然則曷不曰君子日爲善而惡心亦未嘗不間見。以爲陽不能無陰之證耶。蓋亦知其無是理矣。且又曰克盡己私。純是義理。亦不離乎陰陽之正。則善固可以無惡矣。所謂不能相無者。又安在耶。夫凡義理精微之際。合散交錯。其變無窮。而不相違悖。且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

學皆惡也。周子所謂則善則惡。亦如之者是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客而陰主。此類甚多。要當大其心以觀之。不可一說拘也。
窮理之學。誠不可以進然必窮之以漸。俟其精

累之多而厭然貫通乃為識大體耳今以窮理之學不可頓進而欲先識夫大體則未知所謂大體者果何物耶

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今日子貢曾點知道矣而窮理未盡則未知所謂道者又何物耶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訣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後書所論

晦菴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十三

宋集珍
本叢刊

欲識端倪未免助長者得之矣然猶曰其體不可不識似亦未離前日窠臼也

細看後書已改說字
如看後書已改說字
如看後書已改說字

答王子合

聖人以此洗心

聖人以此洗心此字持着卦之德六爻之義而言洗心言聖人玩此理而默契其妙也退藏於密但言求感物之時耳及其言凶與民同患則所用者亦此理而已其所以知來者向之所謂貞而神者也其所以藏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直者也神武不

得言聖人之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是以明於天之道以下乃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此章文義只如此程先生說或是一時意到而言不暇考其文義今但玩味其意別看可也若牽合經旨則費力矣

孟子言性善一章伊川先生謂性之本又謂極本窮源之性明道先生則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伊川以為本而明道言其繼何也竊思伊川之言只謂性之本然耳明道言人生

晦菴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十四

宋集珍
本叢刊

而靜以上不容說則周子之所謂無極也不可容言也若太極則性之謂也太極固純是善自無極而言則只可謂之繼明道之言所以發明周子之意也伊川之意只是說性之本然無不善耳所以為極本窮源之性與明道之意不相妨鄙見如此

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大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下文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

耶人生而靜靜者曰性然只有生字便帶却氣質了但生字已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纔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原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原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即道也然以變易而得名道者自然不易之理也從之者亦

適當之而已非以此而從彼也

易之所以變易者固皆是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則因其爻象之變灼見理之所當然者而繫之辭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三則見之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之謂也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己之信屬焉

此說大槩得之但乾坤皆以性情爲言不當分無形有形只可論自然與用力之異耳

八卦之位如何

晦菴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十五

宋集珍
本叢刊

康節說伏羲八卦乾位本在南坤位本在北至重易時而定此位其說甚長大槩近於附會穿鑿故不曾深約得說卦所說卦位竟亦不能使人曉然且當闕之不必強通也

答王子合

竊謂聖人既已玩易而默契其妙自然退藏於密與民同患更無先後之可言

理固無先後然時與事則不能無先後殊矣此等處須子細著實理會不可一向掠空向上去無收殺也

性之初只有善本無惡之可言乃四德之元五常之仁也孟子所謂性善者此是也明道言繼之者善方言性之發

用則四端之心是也烏得舉情合而言之性之始終一於善而已不當云性之初有善也若如所云謂性之終爲有惡可乎性之發用非情而何情之初則可謂有善而無惡耳乃若其用若字恐亦未必訓順也

答王子合

攷喻祠記前日之書似已奉報不知後來頗見邸報否語默隱顯自有時節前日希昂亦以脩學來求記謹不敢作參今只有解釋經義與時事無大相關且流俗所不觀故備不免有閑整頓然亦凜凜不敢自保況敢作文草說道理太書深刻與人遮屋壁使見其姓名指瑕求釁以重世俗之憎病

晦菴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十六

宋集珍
本叢刊

乎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話可說也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須時時抽摘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并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間便成相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并以提撕學者爲佳如其不然則呂藍田所謂無講可講者真不虛矣若得它就得益滋味趣向立得一箇基址即向後自住不得若都茫然無本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切望於此留意不須鐫碑立名只爲一時觀美無益於人邂逅或能生事也

答王子合

使天下皆知此理而求止焉固是新民之事然其之如此者必有道矣示之表儀固是所以新之之本然已屬明明德之分矣須知政教法度之施於民者亦無不欲其止於至善也

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興孝興弟不倍上行下功之意上章已言之矣

此章再舉之者平天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絮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絮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然則治國平天下雖無二道然其設施之際不可謂無異術也

意雖心之所發然誠意工夫却在致知上做來若見得道理無纖毫不盡處即意自無不誠矣意誠然後心得其正自有先後今日王於心而由中以出安有不誠正是顛倒說了

以上四說請詳之橫溪先生有言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言最有理茲舊見已是錯了今又就上面更起意思壁畫分疎費力愈多而於本經正文意思轉昏了須是一切放下只將經文虛心涵泳令其本意瞭然心目之間無少差互則却回頭來看舊來見處其是非得失不崇朝而決矣

答王子合

示喻曲折具曉所謂但區區之意初見彼間風俗鄙陋汗濁上不知有禮法下不知有條法其細民

統知猶或可憐而號爲士子者恃彊挾詐靡所不爲其可疾爲尤甚故於此輩苟得其情則必痛治之蓋惟恐其不嚴而無以警動於愚俗至於廉退好修之士柔良鰥寡之民則未嘗以此加之也細民籍籍不知此意妄生恐懼而被爲士者亦何遽至畏縮而不敢來相見乎若果有之即是其見識不高趨向凡下無以異於愚民爲政者亦安能每人而悅之哉至如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蓋驅田里之民使之隨官荷畚持鍤揭竿引繩以奔走於山林田畝之間豈若其杜門安坐飽食而嬉

之爲逸哉但以爲若不爲此則貧民受害無有已時故忍而爲之庶其一勞而永逸耳若一一恤此必待其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而可行矣且如此間紹興年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之中是時固目見之亦以爲非所當行但訖事之後田稅均齊里閭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遂無一人以爲非者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但惜乎此事未及下手而上下共以私意壞之使人預憂其擾而不見其利此則非熹之罪而當毋自有任其責者尚何言哉然當時若更施行則其擾不但土封

而已不知嚙沓又復如何也若便指土封爲擾而謂經界之不善則如子合者亦未究此利害也柱林之行亦引此自列然後得免後世當有知此心者耳新學旣成氣象開豁但願自今以往游其間者亦各放開心胸莫作舊時卑汗暗昧見識乃爲佳耳

答王子合

所喻上封事當時却無人來論訴亦無入子細說及熹又尋即去郡故其事不及露而失於究治耳但如來喻所云所費不多不能與之訟於官府則

其爲害應亦不至太甚但今已不行無可得說便且借此爲話端而興謔議耳若果盡行則熹自料雖使更用嚴刑峻法此等小擾亦恐終不能免其謗必有大於此者而如子合者亦將有番悔青苗之議矣此可付一笑也少時見所在立土封皆爲久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願以爲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如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費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

議漢事甚熟亦嘗垂漢高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官室又從妻敬說徙竈楚大姓數十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營幾箇土封底功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其於今日事勢何如也子餘留此久適瘵病不得朝夕相聚又見渠長上不欲痛下鉉鏈後來自覺如此含胡恐誤朋友方著力催僕功夫則渠已有行日矣其有尚宿留者用新法課程近日却頗長進信乎小仁者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長久人情也

答林伯和

晦菴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二十一

宋集珍
本叢刊

示諭前此蓋嘗博求師友而卒本未能有得足見求道懇切之意以爲觀之此殆師友之間所以相告者未必盡循聖門學者入德之序使賢者未有親切用力之處而然耳大抵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爲先新民爲後近世語道者務爲高妙直截既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囂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但於空虛博雜之中其資質尙篤慈實可以爲善

而智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即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

晦菴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二十二

宋集珍
本叢刊

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苦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無由面論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人但叔和幾道及林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

答林叔和

亦喻為學本末足見雅志嘗觀當出儒先論學切非甚異止緣自視太過必謂它人所論一無可取遂致各立門庭互相非毀使學者觀聽惶惑不知所從竊意莫若平視彼己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為己善擇其切於己者先次用力而於其所未及者姑置而兩存之俟所用力果有一入頭處然後以次推究纖悉詳盡不使或有一事之遺然後可謂善學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答林叔和

事既在秋冬日下想亦少寬雖成紛冗不得近焉研然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亦無往而非學也只在日間常切警省勿

答林叔和

孟子程子所說才字之意不同既是聖賢之官後學如何便敢判斷但此事道理只就自己身上體認便自見得而其所以為是非得失者亦不容無分別也如集注中以程子為密即是見得孟子所說未免少有疎處今但以程子為主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而兩書之說亦不

晦菴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二十三

宋集珍
本叢刊

至善相妨矣

答林熙之

其文言德不孤正是發明大字意思謂德盛者得之矣然與物同亦是此意試玩敬義立而與物同之意當得之恐不可云只是說與初同也

答陳膚仲 孔碩

所論詩序之疑舊嘗有此論而朋友多不謂然亦不能與之力爭姑著吾說以俟後之知者而已關雎序文之失固然論語之意亦謂其樂得淑女也不過而為淫其哀夫不得也不過而為傷正如詩

晦菴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二十四

宋集珍
本叢刊

文之謂耳但序者不曉乃折衷樂淫傷為四事而所謂傷善之心者尤為無理此則不可不察也然此等處姑默識之不須遽與人辨今人耳學都不將心究索難與論是非也大抵諸經文字有古今之殊又為傳注障礙若非理明義精卒難決擇不如此讀論孟大學中庸平易明白而意自深遠只要之玩味尋繹目下便可踐履也陸學固有似禪然於近覺婺州朋友專事閒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

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答陳膚仲

來書云今且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効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市常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功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

晦菴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二十五

宋集珍
本叢刊

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耦未有定本設此奉報可試思之若於此得力却遠勝看解也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間着言措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吝嗇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爲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答陳膚仲

累書喻及教導曲折甚善此傳丞便來雖不得書

傳亦具言近况知人情頗相信足以爲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已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粗足以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最是永嘉浮偽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扶捕一字一句以爲瑕疵使人嗤笑今欲救之若若取

晦菴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二十六

宋集珍
本叢刊

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大學說得如何近得王子合書彼亦說此寄得講義來頗詳悉恨未見膚仲所講有便幸錄來也絜矩文義更宜反復上下句意未可容易立說若如所喻則老老與孝等句與絜矩之道有何交涉耶嘉兩年擾擾今幸粗定辭職未允已再請矣此非欲爲高自是義無可受之說不得不力辭世俗不解人意尤悶人也大學近脩得益精密平實恨未有別本可寄去易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謾往四明心

通問否曾見其讀西銘說否全然不識文理便敢妄議前輩令人不平然亦甚可笑也向來辨論理非不直所自愧者初無懇惻之意而以戲侮之心出之所以召怨而起鬪也

答陳膚仲

講說次第且如此亦得但終是平日不曾做得功夫今旋捏合恐未必能有益耳又有本不欲爲而卒爲之本欲爲而終不能爲者此皆規模不定持守不固之驗凡事從今更宜審細見得是當便立定脚跟斷不移易如此方立得事若只如此輕易

晦菴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二十七

宋集珍
本集刊

浮泛終何所成不但教導一事也絮矩更無可疑且更詳味須破得舊說方立得新說不然只是看得未透未可容易下語也近覺朋友讀書多是苟簡未嘗曉會得便只如此打過何況更要它更將已曉會得處反復玩味言外別見新意決是有所不能矣以此理會文字只是備禮無一事做得到底悠悠泛泛半明半暗都不成次第如何得有一箇半箇發憤忘食索性命教十分透徹少慰衰朽之望乎西銘後題是去年未離家時所題後來不能去得然此是道理所繫我且直之固不容有

所避也仁仲所說因書報及謾欲知耳所云不必置辨今時流俗例爲此說乃是自見道理不明纔有此說便有此說之害如許行之並耕白圭之治水二十取一若似今人所見則孟子亦何用與之辨耶釋奠儀政和五禮中陳設行事兩條中有自相抵牾處若尊犧尊象尊不知曾見此失否向在南康曾有申禮部狀論之頗詳今未必有本但細考之可見王伯照本却未見有便幸錄寄并所定須知見寄更加參考方可刊行也政和禮只首章仲秋下便踈脫舊見申明中已改正近寫得一本却是此條如有舊日頒降印本可檢看不然即託人於太常問之也學記本當作但近日道學朋黨之論方起著甚來由立此標榜招拳惹踢耶已展者不可縮此却容斟酌耳又況韓文公脚下不是做文章處爲人指笑却恠它不得也

答陳膚仲

老老長長恤孤正是治國之事皆人君躬行以化其下者至於有夫三者之効則國治矣故欲平天下者必須先有此箇本領効驗然後有以爲地而致其絮矩之功所謂平一天下在治其國者也文勢

晦菴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二十八

宋集珍
本集刊